

四
書
改
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

何垣紫庭較
任澹袁再較

四書改錯四

朝廟錯

朝聘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據王制而又錯者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此是諸侯聘諸侯禮五年一朝是夏殷朝禮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

岳此是真周禮而周官經析言之大略十二年。中王
一巡狩諸侯兩朝。凡巡狩之明年。侯服一。七。年。朝。甸
服二。八。年。朝。男。服三。九。年。朝。采。服四。十。年。朝。衛。服五
十。一。年。朝。要。服六。十二。年。朝。是六年中六服各一朝
而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荒鎮藩四服在五服外也
于是天子巡狩方岳諸侯又朝于方岳之下。此常朝
也。乃又有不期而會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謂之
時見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共朝京師謂之殷
同此間朝也。然且五服殊方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
則曰朝。南方以夏至則曰宗。西方以秋至則曰覲。北

方以冬至則曰遇。其見于諸禮者不同如此。若聘則天子于十二年中每間歲下問于諸侯以一三五七九。十一年爲度。謂之六問。而六服則皆以應朝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共六聘。凡十二年中侯服以一七。年朝則有二四六八。十二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朝則有三五七九。十一年一年六聘。皆除巡年外。以次而周。所謂陽年朝則陰年聘。陰年朝則陽年聘。朝聘不重複。此大聘也。然且天子有歸賑賀慶致檜諸小聘。而諸侯于天子則遇。王國有事卽遣大夫不時入聘。謂之時聘。亦謂之小聘。周制可見。

者約略如此。若左傳鄭子太叔晉叔向所云歲聘間朝諸說皆晉霸所定諸侯朝晉聘晉之禮而正義強合周制且鄭氏周官註一往訛錯卽朝聘一大禮而漢唐至今茫然矣。今儼註九經而復錯據如是經學尚有賴乎。

復其位

沒階趨就位也復位蹶踏敬之餘也

舊註以此位爲卽過位之位。此本孔安國註原可信者。不知何據又改作已之朝位。夫朝位有三。一在門屏之外。公門之內。則外朝位也。一在門屏之內。堂階

之下則內朝位也。一在堂階之上寢庭之下則朝端位也。此與三位俱不合。假曰朝端之位則既已降階矣。若外朝之位則沒階而未出門。何由就位。揣註意必指階下一朝位耳。然亦非是者。經明云復其位。復者謂卽所從來而反其所也。今從門屏入而出就階下焉。得云復。若謂階下有本位卽其位也。出而就其位亦便是復。則毋論未離而復未就位而稱復位。必司士所不許。卽明一出字出者。退朝之稱。未有退朝而又就朝位于階下者。又且下階已怡怡焉。得復位反踧踏註者亦自知不合。而曰敬之餘。夫餘敬何踧。

踏也。孔氏曰：此來時所過位也。向從此來，今復之也。
蔡子伯曰：其位其所過位也。

冉子退朝

朝季氏之私朝也。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其正名，分抑季氏之意深矣。

此又錯甚者。據春秋傳，卿大夫有內外朝，外朝稱公朝，內朝稱私朝。今冉子所退，未知何朝也。乃曰季氏之私朝，豈謂國朝是公朝，大夫兩朝皆私朝耶？抑諸侯有朝大夫，不宜有朝，卽一朝亦私耶？且傳曰：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與家臣議。

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今季氏與家臣在朝議政。議事未嘗犯名分違禮制也。乃曰不與同列議公朝。而與家臣謀私室。豈國政必當議公朝。必不當議私室耶。抑議必同列。家臣必不與耶。或與亦必在公朝。必不在私室耶。夫季氏自有朝。自可與家臣議政。議事且家臣不得登公朝。而必在季氏之私室議政。事。今此註乃一一相反。禮云公事不私議。正謂凡遇公事不議于大夫之外朝。而但議內朝。便謂之私。故不可也。若必議國朝。則陪臣無入朝議事之禮。將冉有終身不得議公事。而以有政其事。師弟相質妄矣。然

則夫子何譏焉。譏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曰此非外朝議政必內朝議事也。若政則吾暫聞且不得而如是久乎。何多事耶。此明白告語並非佯爲不知之言。凡朝無晏退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

遠宗曰左傳註在君爲政在臣爲事。北史魏帝問高閭論語冉子退朝曰政曰事何者爲政何者爲事曰政者上所行事者下所事。

張文獻曰陪臣不得升公朝議事故必在私室哀
十一年清之役季氏呼冉子已議戰矣及入朝公
議亦令冉子從于朝乃究不令升使待之黨氏之
溝而退此冉子已事也其後用矛入齊軍獲甲首
而退其師皆冉子功然議戰時必不入公朝而必
于私室如此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
在魯致仕時如此

古無致仕官月朔朝君之禮况夫子致仕卽已去魯
及還魯而所仕之舊君已亡矣未有舊君不曾朝而

無事而朝。後君者陳恒弑君而入朝。請討。非月朔常朝也。又且月朔不止視朝禮。凡月朔必先朝廟。周禮所謂朝享者。然後告朔視朔聽朔。歷行諸大政而於是始朝。故此節大意謂夫子謹月朔必先服聽朔之服。於以入朝而君不聽朔。夫然後易朝服而朝于君。所謂必朝服而朝者。謂必以朝服行之。朝時不先服也。此其說在夫子自註明之。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朝服而朝于君。此必用朝時服者。然特朝耳。必卒。此告朔視朔聽朔之朔事。乃始易聽朔之服而服朝服。此卽有司供餼羊意也。邢氏所謂

我愛其禮者是也。禮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而士冠禮云皮弁素積。國君視朔之服皮弁以鹿皮爲弁而璫以玉素積卽素衣而裳積者上文素衣麕裘亦冬月聽朔之服俗儒謂聘問用之按聘用絞衣不用素衣特以國君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故混作聘服且夫子亦未嘗聘他國也。但此本君服而大夫亦服此者禮云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則天子與士同用之若朝服則玄端素裳與此不同。孔安國謂朝服卽皮弁服似他朝以玄端而月朔因聽朔而兼用之則子言卒朔後服不可通矣。徐仲山曰此明記夫子

仕魯時事而朱註臆作致仕者以爲仕則何慮不朝何慮不朝服而曰必不知必在朝不在朝服耳此真解人之言

拜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此是真禮文而又錯引者禮凡有燕錫君行享賚則臣或下階行謝及君辭之而後升階畢其儀此謝拜非禮拜也拜者禮拜也禮拜則君何得辭禮拜則臣何得升階以成拜此雖襲舊註然非是矣按謝拜有三一則臣下階以拜及君辭之而升以完之謂之升

成拜言升始完拜也。一則臣下階未卽拜聞君辭而卽升謂之再拜稽首言再拜總在升後也。一則不下階而直拜于階上是三謝之拜全不拜下祇一拜在下而又升完之則與拜下何涉而以此証拜上之泰是脫衣而詬裸者裸人不受也。禮諸侯三朝兩朝在路門內外無階無升降拜之而已。唯路寢一朝天子所稱燕朝者則階上階下皆有儀位而拜則必在階下。春秋時或升拜故夫子言之耳。

上下是階上下然亦可稱堂上下者以階是堂壁亦名爲堂如攝齋升堂類則階下卽堂下矣。若朱

儒引周夷王下堂而見諸侯爲拜上之証則又不
然天子當依依在牖南兩棟間卽堂也其兩楹之
南公卿大夫各有位卽是庭卽所謂堂下也夷王
之下堂謂降堂而庭與侯相見此如適妻不下堂
謂主喪時不降庭而拜弔客祇以堂庭爲上下非
階上下也故庭卽堂下周頌登歌清廟則歌在堂
上禮記下管象舞則舞在堂下然而論語曰八佾
舞于庭則庭堂下也階下亦是堂下孟子王坐于
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能見牛則王不當坐
牖間而坐鑿間然而王坐可垂堂牽牛豈得上庭

乎則堂下階下也。

厚往而薄來

厚往薄來謂燕
賜厚而納貢薄

燕賜是待來之禮未嘗往也。周禮朝聘有往來十二
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
諸侯六聘天子卽往來也。故往禮有徧存徧頰致福
贊喜補災致禴類如天王賜胙宰啜歸賙周定王告
晉之慶卽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
服絲枲男服彝器采服織纊衛服龜貝類在九貢之
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外皆

來禮也。但厚薄則惟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獻賓賜餐牽類是饗勞禮。豈在禮乎。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見喪祭條

宗廟饗之

宗廟饗之正大孝之事與無憂達孝專拈宗廟之禮一類章句不註者因惑于蘇軾謬說謂舜爲堯後不自立廟故蔡沈註尚書于祖考亦不指是誰祖考則不惟禮亡并經亦可置不理矣。舜自立七廟明見經傳。孔安國註宗廟據帝繫謂舜之七廟黃帝爲始祖。

顓頊窮蟬爲二桃敬康勾芒螭牛瞽瞍爲四親而馬融于尚書憂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顯據也卽或宋人好臆斷不襲儒說然經原有之尚書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夫賓者勝國之後助祭新王宗廟之名虞賓者堯子丹朱也此雖不註亦定無敢曰丹朱入堯廟稱虞賓矣且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禘與祖皆宗廟祭名也宗者明堂配天之名也是舜明明立宗廟以饗祖考立明堂以配帝堯矣若謂宗堯是立堯宗廟則顓頊舜親也立堯宗廟而所祖者是舜親可乎

遠宗曰蔡氏尚書註神宗堯廟亦正引祭法祖顓
頊而宗堯爲據不知宗字不同神宗之宗廟號也
宗祖之宗也宗堯之宗宗祀也明堂祀帝之別名
也宗祖爲七世之祖立主立廟宗祀爲五帝之祀
但設主而不立廟大有分辨說見中庸說及經問
諸書

祖廟

天子七諸侯五大夫
三適士二官師一

祖廟是天子七廟若據周禮則宗伯修祖廟掌祧修
祧廟不止七廟此註修廟當云以七廟兼文武廟祧

廟爲言若諸侯以下則大夫自宗卿外有無祖廟者
况官師一廟則王考且不及祇父廟而已何祖廟之
有

文輝曰大全載官師一廟程子謂一廟可祭三代
此固全不知禮者朱氏謂祭不在廟則雖祭三代
非僭亦不曾考禮之言毋論祖廟是始祖非王考
之祖一錯百錯卽此王考之祖在祭法原有祭壇
祭寢之禮卽去壇與寢凡在祧祖雖皆不許祭而
皆可以薦以祭隆薦殺却牲俎而陳鼎鉶不憂鬼
餒也今祭薦升降並不曾講而私相卜度反謂祭

三代無廟卽不是僭向使無廟而祇行薦禮雖十代何害若欲行祭禮則祭自有限官師得祭庶人便不得祭矣乃曰祭三代非僭曾考禮者而可爲是言

山節藻梲

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于節畫藻于梲也

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諸侯有守龜文仲居蔡是失禮一事若山節藻梲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

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卽。後。漢。輿。服。志。亦。云。禮。制。之。
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稅。總。指。文。仲。此。事。言。乃。以。天。
子。廟。飾。居。先。王。先。公。之。所。而。妄。指。爲。龜。室。說。書。者。大。
罪。過。矣。不。然。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襍。記。
亦。云。旅。樹。而。反。坩。山。節。而。藻。稅。豈。管。氏。亦。畜。龜。乎。然。
且。大。錯。之。中。又。有。小。錯。舊。註。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拱。
形。如。山。也。是。以。柱。頭。之。節。刻。作。山。形。並。非。刻。山。于。節。
上。也。今。改。爲。節。爲。于。節。則。卽。一。攤。書。對。引。之。文。而。不。
顧。是。否。信。手。改。竄。必。至。無。一。不。錯。而。後。已。亦。咄。咄。怪。
事。

山藻係十二章法飾虞書所云山龍藻火者故明
堂位云有虞氏服黼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後
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此法
飾之有限制者今解曰龜靜宜山龜潔宜藻祇一
不讀書而直視典制爲糞壤乃爾

明堂

王者所居以出
政令之所也

出政令自有朝寢周王安得至東齊出政令若爲巡
狩設則西南諸嶽何以無有考明堂創于黃帝自唐
虞以後首重宗法天子建國必以始祖爲祖開王爲

宗既立祖廟祀始祖則必設明堂爲開王配帝之所
名曰宗祀如國語祭法皆曰宗禹宗湯專祀五方五
帝而以開王配之及周公創制又推文王爲近祖合
配五帝國語祭法所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宗法之
變所以我將之詩特頌文考配上帝以爲宗開王而
增祖祀本創典也乃周公爲文王大宗不敢祖王季
而宗武王祇得祀文王爲大宗所出之帝立出王廟
因之乘黃帝明堂有合宮舊址在泰山下遂作魯明
堂而祀出王以配帝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明
不及武王且曰則周公其人并明指周公自爲之故

孟子亦直云昔文王治岐屬之文王之明堂則此魯明堂明與西周明堂有異者但不知其地在何時爲齊有耳正義謂禮記明堂位載周公踐祚朝諸侯于明堂卽此泰山明堂之在魯者此亦明証餘見明堂問大小宗通釋及辨定嘉靖大禮議諸書

張文獻曰惟魯爲大宗明堂故孝經稱宗祀文王若西周明堂則開王之宗宗禹宗湯宗武王也文焉得宗祀矣故周頌我將詩序謂祀文王明堂並無宗字但祖文以宗武得配帝此亦配帝者以明堂祀五帝稍有降殺故魯可行耳

裸將于京

商士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

但云助祭京師而不識何祭且不明言何時一來京一似常祭總如是者此是大錯嘗考諸侯無助祭法周制六年祇一朝猶且疏遠難齊有一不朝三不朝之文豈有大饗大禘可頻年一至京者况卜祭有月日必欲使六服諸侯同日而合集于廟此必無之事故中庸序爵從來禮文皆指同姓內諸侯言鄭註所云公卿大夫者而朱註于公字下添一侯字直以異姓外諸侯當之此千古寃禮豈得以助祭二字再加

枉斷大抵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此一裸將卽武王
初定天下武成所云丁未祀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
執豆籩正其事也外此則王國建都當亦一至如成
王營洛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和見士于周之文洛
誥有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之又新君
卽位當亦一至如虞舜卽位則虞書曰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太甲卽位則伊訓云祠于先王侯
甸羣后咸在是諸侯助祭惟開國建都與新君卽位
三大禮而舍此無有此裸將字自當明註曰此開國
助祭禮而茫然可乎

上祀先公

祖緝以上
至后稷也

此襲鄭註而亦錯者。后稷雖不在追王中。然七世主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爲先公。將稱此廟爲先王廟乎。抑先公廟乎。况后稷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爲立王。封商武成稱后稷爲我先王建邦。啟土是也。故周頌先王先公註。先公自祖緝以上。至于不窋。並無后稷知禮者審之。

章大來曰。周禮司服。享先王服衮冕。享先公服鷩冕。舊註亦云。先公自不窋以下。而不及后稷。以稷

本先王服衮冕也。然則稷不惟改稱且改服矣。不然先公鷩冕則天子將改禫服以臨祭。幾見周制有天子禫服入太廟之禮。此皆錯之大者。

告朔之餼羊

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告朔與視朔不同。告朔以特羊告廟。請朔而行。然後皮弁視朔。以聽此一月之政。明是兩事故。春秋文六年始不告朔。至十六年然後不視朔。兩時兩經。展卷卽見。今但註告朔而以視朔當之。魯文公原不告朔。

而反引不視朔以証之此是何說况餼羊專爲告朔朝廟而設與視朔無涉故春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其稱猶朝廟者正論語猶供此羊也使以無羊之視朔而無端供羊則去之久矣若祭法有月朔朝享與告朔告廟又是兩事朝廟在祖廟而朝享止曾祖考三廟註疏謂告朔于廟謂之朝享則亦屬謬禮既稱學者安可受前人之欺而不一辨之

瑚璉

夏曰瑚
商曰璉

此包咸錯註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之四璉

商之六瑚周之八簋與此不同

宗器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

此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惟大饗大喪斯用之如顧命陳赤刀禘祫陳玉鎮類春秋時祭焉得有此左傳重之以宗器陳賂鄭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爲言如尊鬯琖斝盞盛籩豆類

邑里錯

駢邑三百

三百邑非三百社說見地類條

都

孟子之
平陸章

邑有先君
之廟曰都

都者縣邑之總名。禮十邑曰都。周官四縣曰都。毛詩傳下邑曰都。又小曰邑。大曰都。今平陸本齊邑而稱之爲都。則正與諸經所釋相合。乃偏引春秋傳文。邑有先君之廟爲解。夫此一傳文本屬疑義。舊國無遺廟者。衛成遷帝。丘欲祭夏。相然未聞有夏相廟也。若晉曲沃有先公廟。則篡變角立。並非典制。至於齊鄒有紀廟。魯漆有邾君廟。則皆他國所偶附者。且亦安得稱先君之廟。此惟宗卿建宗得設先君一廟于宗。

邑名出君廟庶幾近之然亦都邑偶見並非恒稱况
此時平陸下邑爲都有五所云臣知五人者安得都
都皆宗邑此又錯矣

郭

郭外城

郭廓然無城之名惟無城故魯之國郭都邑郭皆無
城者至春秋避齊難始城成郭城西郭郭者郭也然
且國郭城西面而三面仍缺誰謂郭是外城錯矣春
秋城中城中城邑名宋儒陳祥道不識邑名謂城是
中城郭是外城此千古笑話可效之乎

五畝之宅

五畝半在邑是井邑不是國邑說見自造典禮條

關市

關謂道路之關
市謂都邑之市

此又杜撰矣關是門關卽界上之門並不在道路市是國市卽前朝後市之市亦並不在都邑其曰譏者司關以節聯門市而檢姦猾而市分三市司市者命胥執鞭度各守市門以防察詐僞名之曰幾幾卽譏也若征則周制關市皆通貨賄各有征稅惟凶苗無征而文王不然但關市並稱分言之則關是關市是

市合言之則關市相聯。周官所謂關聯門市者。門者國門也。在外有關。在內有市。而中有國門。以聯合之。凡貨賄出入。皆用璽節爲通導。有外入者。則關通于門。門通于市。有內出者。則市通于門。門通于關。謂之關市。與關譏不征。單稱關者。稍不同。

置郵

置驛也
郵驛也

駟卽驛也。置驛郵亦驛。則驛驛矣。字書馬傳曰。置步傳曰。郵又馬遞。曰驛步遞。曰郵。是驛通于置。而郵不然。故漢改郵爲置。俗稱改置。謂改步遞爲馬遞也。雖

置郵皆宿舍之名而置長而郵促置隨意建置而郵促于亭亭不過十里而郵且半之以馬步不逮故也是以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則馬專屬置黃霸傳郵亭鄉官謂停行之館則步專屬郵此顯然者但郵之通駟則北宋作廣韻者早已錯訓不止集註若驛之同駟則一字而兩行者左傳楚子乘駟子木使驛隨其所書集註既不知郵之非駟而又不知駟之卽驛則又太疎矣說文驛置騎也駟驛傳也以驛釋置隨以駟釋驛則駟之非郵可知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牲稿
字大可

胡國期紹安較
章大來泰古較

四書改錯 五

宮室錯

三歸

三歸臺名
事見說苑

此漢儒錯記而註又錯引者國策管仲爲三歸之家
謂娶三姓女也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祇娶一姓管
氏家三歸本奢僭事故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取三

歸而班氏食貨志亦云在陪臣而娶三歸今集解引包註尚云管氏娶三姓女故曰歸言女所歸也劉向誤讀國策因國策記周君事謂宋君築臺齊桓女閭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以掩君之過惜周君無此臣也向偶見子罕管仲同掩君過而連類不察遂以宋之築臺移禍管氏夫君過在女閭而築臺以掩之此讀古之最可笑者襲之何爲

張文齋曰三歸本僭而曰不儉以奢者僭之端也若公羊傳婦人以衆多爲侈則三娶正侈大事與僭稍不同

自牖執手

禮病者居
北牖下

古室無北牖。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壁間。其在北。祇有墻。名北墉。儀禮士居適寢。東首于北墉下。是也。其或北墉啓一竇。則名曰向。而冬則塞之。此七月詩所云塞向墉戶者。若竟啓一牖。則亳社之制。郊特牲云。亳社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此喪國社屋。豈病者可居之。喪大記有北牖字。前儒謂是墉字之誤。正義音容。說見自造典禮條。

山節藻梲

此天子廟飾說見朝廟條

索綯

綯紋也

此註綯爲絞而其註詩則又註索爲絞則絞絞矣此當註明索字索繩也索綯謂綯絞繩索倒文也繩索者升屋之具也

廐焚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之

廐有國廐家廐之分據云非不愛馬又云未暇問之則似已馬當惜初雖未暇問而終當問者明視爲家

廐馬矣。考家語雜記皆載廐焚一事有鄉人來弔而孔子拜之。此傳會論語文而增加其說皆不足信者。然家語明云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而雜記不明指何廐祇孔氏正義有孔子馬廐一語遂分作兩廐。顧予謂國廐是而家廐非者經明云不問馬三字。然竝非初未問而終當問者。且夫子未必有家廐也。周禮校人掌馬政合三乘三。六繫諸馬舍而始成一廐。故國廐計閑約馬有千數百匹而家廐則祇據食采而以地增減卽大學所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此惟世爵命卿始有廐馬。若士初試爲大夫則三馬。

四馬備乘而止。故大學曰：畜馬乘，謂所畜之馬，祇車乘耳。卽或受命大夫，得進三命，可備三副車，亦一阜而止。蓋四馬爲乘，三馬爲阜，四乘之馬不及二阜。是夫子始仕，但畜馬乘二阜，尚不足，何有于廐？乃俗儒強解事，又謂國廐路馬，豈當不問？則路馬、路車之馬，祇六馬之一。若其餘廐馬，別有戎馬、田馬，諸給役之馬，未必貴于圉師僕夫。諸人而以不問馬爲家廐之証，疎矣。况雜記家語雖俱不可信，而國廐有明文，家廐無明文，則寧取有文者耳。

諒陰

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此居廬也。鄭康成曰：諒古作梁，陰亦作闇，卽廬也。所謂梁闇者，以倚廬之製，但倚木于墻而不加梁，惟天子則梁之。禮云：翦屏而柱楣，此其義也。

不日成之

不終日也

豈有一日成一臺者。四書集註補云：此如唐太宗謂不日瓜剖，李德裕謂不日有變之類言，不計日也。如國語引此詩，韋昭註：不課程以時日，正同。

穿窬

穿穿壁
窬踰牆

此又襲舊註而誤者按穿是事爲之名窬是物名二字連出而非對出穿窬者猶言穿其窬窬本訓戶穿者穴而過之故一作穿鑿史記季桓子穿井一作穿越左傳射穿七札一作穿貫漢書班彪傳穿貫經傳一作穿穴三國志藜床着膝處皆穿豈有穿之一字而可連壁爲解者穿是事名虛字忽連物名實字作解是事物虛實已亂矣况窬是木戶徐註所云鑿板爲戶者禮記華門圭窬窬卽戶竇左傳稱圭竇大抵戶之小而銳首如圭者乃註作踰牆偏以事爲虛字

連註其間假使窬卽是踰則牆字何屬窬卽是牆則踰字又何屬是穿以虛事連實物而窬又以實物連虛事祖龍奈何若窬又名厠踰則穢褻之器呂靜史記註作椳窬周禮註行清與此不同

居蔡

爲藏龜之室

龜室以積爲之季氏篇所云龜玉毀于積中者未嘗如人居有棟宇也史記褚先生說高廟有龜室以積置西北隅懸之

夫子之牆數仞

四書改錯

七尺
曰仞

掘井九仞

仞仞同八
尺曰仞

七尺出論語包咸註八尺出孟子趙岐註原分兩書
故註亦兩義今集註既合一且明註仞仞同而一七
一八則太無主張矣考尺度註不一包咸鄭玄陸氏
釋文皆云仞是七尺而漢書應劭註且作五尺六寸
孔氏小爾雅直作四寸此皆無可據者惟孔安國旅
葵註八尺曰仞此較諸註爲可信據說文仞者伸臂
一尋八尺顏師古註漢書亦以伸臂一尋爲言蓋尋

本八尺以意度兩臂立義而仞義同尋則八尺矣故周禮匠人作澮廣與深俱兩其八尺謂之廣二尋深二仞以尋與仞俱八尺也是以仞之通仞亦度臂立義軻爲礙輪木楊子太玄所云車案軻謂以木橫地而止輪之轉者舊稱以臂當車正指尋軻爲伸臂所度木也則仞當斷作八尺何首鼠爲

張文彬曰周禮匠人作溝洫但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故首鼠者謂深之二仞是七尺之仞祇十四尺與二尋十六尺不同因別出二名此皆不曉說文漢書伸臂一尋諸說因妄生臆斷不知本文

亦明。白。據云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深廣必均加數必倍此不曰各八尺而曰尋仞由作周禮者但互異其名示典例耳安得澮之深獨減廣一尺有畸度如此。

器用錯

湯之盤

盤沐浴之盤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按內則註盤承盥水者國語註盤承盥器也故廣韻原註亦釋作頽面之器若沐則濯髮浴則洒身幾乎褻矣四書集註補云人無日日

沐浴者卽內則記子事父母亦不過五日請浴三日具沐已非日日况請非限數也徐仲山謂古刀劍盤盂之銘孟未有銘以盤帶稱則盤小可知故中山王文木賦以文木製盤世無文木盤承浴者崔瑗大將軍鼎銘禹鏤其鼎湯刻其盤夫以大將軍之鼎比之禹鼎而乃與浴盤對列豈有此理

邠國麟曰武王三十四銘中有盥盤明出盥字若史記田蚡學孔甲盤孟之書舊解謂盤卽是孟集韻齊人謂盤曰孟則孟豈能承浴乎

殷之輅

殷輅木輅也。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製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輅從來有之。乃謂至商而有輅之名。始異其制。讀之大駭。夫禮記非僻書。明堂位非凶喪厭忌。八比家刪棄之。禮記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鈎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曾聞之乎。然且不知何據。謂周人飾金玉。過侈易敗。不若商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夫祇一樸素渾堅之木車。隆殺何在。乃公然曰。等威已辨。况金玉飾車。未必自周始也。鸞和已。是金若鈎車。則闌輿雕幾。未必無飾。又且

商車不一。雖不明言金玉象革而大輅先輅次輅無不備具。祇所尚者則以木輅爲大輅而以漸而先而次作升降耳。故其辨等威則必合諸輅辨之。如周輅所辨則在周禮巾車文一玉二金三象四革五木。明列五輅而商輅所辨則木輅第一推作大路而先輅次之。次輅又次之。禮器所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輅七就郊特牲亦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輅五就列作三輅。此正商輅等殺之準。然且諸輅所飾亦分等殺。如繁纓就數周車以多就爲大輅而商車以少就爲大輅。明白分曉。况辟弗軒綬其爲等殺正多耶。蓋輅

不始于商。商亦不止一木輅。夫子之取殷輅亦並非堅樸不易。敗金玉象革不飾輪轂。竝無易敗之說。祇謂大路越席原貴質素。而商以木輅爲大輅。則不失輅制爲可法耳。蓋大輅先輅。次輅定作等差。實始見于商。而周人法之。但周之三輅或金或玉或象或革。隨在變易。如尚書大輅賓階是玉輅。而春秋傳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皆是金輅。尚書先輅左塾次輅右塾。是象輅。木輅而春秋傳鄭以先路。賜子展次輅。賜子產魯以先輅。賜晉三帥以次輅。賜司馬輿師以下。則或象或革而竝不及木。惟商則以大輅爲木輅。專

屬而諸輅。先次各有定制。故明堂位直曰大輅。殷輅以殷大輅卽木輅故也。若謂殷止木輅則輅已耳。其專稱大路別設先次必以三輅作分辨。將何解之。文輝曰。虞書考績以車服賜有功。此如春秋傳賜先輅用三命。服次輅用再命。服類疑三輅五輅在。虞夏亦有之。特經所見惟商周耳。誰謂飾車始周人耶。

大車小車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
小車田車兵車乘車

以大車爲平地任載之車。雖偏舉而猶不錯。乃以田

車兵車乘車當小車則又襲舊註而錯矣田車有馳車輕車諸名然非小車若兵車則臨衝廣輓自以元戎小戎分大小乘則天子路車路大也大車啍啍卿大夫車也安得以小車槩之按考工記大車是牛車小車是羊車牛車有二一名平地車以行地兼行澤者一名柏車祇行山者然皆駕以牛故斲人造轅明曰大車平地大車登陲專指此二車爲大車而以緇牛縊牛爲言尚書肇牽車牛正義曰牛車大車有以也若羊車卽善車一名安車惟婦人老者得乘之周禮王后有安車曲禮大夫致仕乘安車蓋古車皆立

乘而此獨坐乘其制較小因有羊車之名賈氏正義引論語古註謂以柏車爲大車羊車爲小車則少平地車固亦偏舉若陳氏禮書謂平地車大車柏車中車羊車小車則添一中車全屬杜撰不可信也第羊非牛羊之羊鄭司農有車羊門之說今已失傳卽康成謂若今定張車類今亦不曉特康成註羊善也說文羊性最善故善字从羊古稱平安曰平善因之坐車以安善爲義而假名曰羊故漢田千秋坐小車武帝以安車迎申培公皆仍駕馬不駕羊特凡車皆四馬而此獨一馬孔氏正義謂安車祇一馬坐乘而庾

蔚云漢世安車止用一馬。則其不駕羊而必駕馬。有斷斷者。乃晉代羊車錯認羊字。實駕以羊。其在宮中。有宮人以竹葉鹽汁引羊之說。在外則衛玠乘白羊車入洛陽市。真是笑話。第不知晉代亦多學人。何以至此。或曰古有鹿車。如漢鮑宣與桓少君挽鹿車。類鹿既可駕。何靳于羊。然解者謂小車。輪較外向。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名鹿頭車。實不駕鹿。近世羊頭車亦然。則意古所謂車羊門者。或亦車門。輪較羊鹿相等。有此名乎。安得起宋以前人問之。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觚。竝不是稜。惟柷從木。傍者則解作稜。西都賦上柷稜而棲金雀。註殿堂上高稜木是也。且觚亦竝非木。簡漢書操觚之士。原以竹頭作觚。但以薄竹方片可用。操寫然竝無稜者。此惟酒器爲得之。顧引作異義。且又不得其說。祇以稜不稜解觚字。則大錯矣。馬融曰。觚。禮器名。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故顧名當思義。春秋所以有正名一家說也。但禮器頗多。其盛酒者有爵。散觶。角諸名。而以觚爲常用之器。禮註云。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觚。則此觚一。

名原與君公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觚哉。蓋觚哉有二解。一曰言不得爲觚也。一曰觚之有失禮何如矣。獨觚也哉。

據禮註及韓詩諸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各有名義。獨五升有三名。其曰散者。訕也。被謗訕也。又曰觥。觥者過也。過分也。故罰必用觥。若又曰觴。則餉酒之名。與觥散別。或以觴爲傷。非也。觥過觴餉。皆聲之轉耳。但諸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尚宴樂。而其洗奠享獻者。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并取寡少無。

過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卽失名實耳

徒杠輿梁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
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以徒杠爲方橋大錯徒杠本石在聚石爲步以渡水爾雅石杠謂之倚是也其不作在而作杠通字耳若橋必疊石而架木以通之然竝無杠名說文牀程謂之杠周禮旌竿爲杠士喪禮以竹杠爲銘槿之木今易石杠爲木杠于義不合况方橋何解豈輿梁是圓橋耶若以徒步爲徒杠輿梁爲通車之梁就對文言似乎極當但物有名義孟子正義謂輿梁是橋上橫

架之板一如車杠之架兩輪者因以輿名此與禮記
捧席如橋衡以架橋兩柱有似車較之拱衡木遂名
橋衡正同

張文蒼曰說苑載景差相鄭以陪乘濟涉叔向訊
之曰吾聞良吏爲相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
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襲孟子文而異其
名者然亦但稱津梁而不以車輿爲言

韞匱

韞藏也
匱匱也

韞訓作藏則藏積而藏非文理矣韞積皆包物之器

大抵以皮包物曰韞。故从韋。以木包物曰櫝。故从木。
陳琳賦：山節藻梲。旣櫝且韞。明以韞櫝分對作兩物。
可驗。

藁梲

藁土籠也
梲土舉也

土籠卽土輦。皆昇土之器。二器何得復出。且二器俱
祇昇土。則起土掩覆。又是何物。此又錯矣。舊註藁梲
籠甬之屬。實以籠訓藁。以甬訓梲。謂以土掩尸。則必
反梲以起土。反藁以棄土。所謂反藁梲也。蓋藁盛土
草器。集韻作塚。說文梲甬也。司馬法：周輜輦載梲。周

禮註裡今鐮鋤之類兩器不同

張文齋曰說文引齊語以相爲徙土輦相與裡通其稱土輦或以此然相字是耜字別出究與裡別且俗語不可據又且旣已有藁則祇此土耳何容連設兩等器以徙之

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正立執綏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乎此也

以綏爲挽以上車之索便是錯綏雖是登車之索然下車亦用之少儀凡僕于君子君子升下皆授綏則不得專指作上車索矣且正立執綏亦不可解天下

無升車而可云立者舉足登陟立。在何時。况此時無所爲正也。車轂隨所向。或從左升。或從後升。安辨邪正。故前儒謂古車上皆立。而俗學錮蔽不識此立字。是升車後車上之立。故錯耳。曲禮婦人不立。乘故周制。后妃乘安車。大夫老者亦如之。安者坐也。是車中唯婦人與老者得坐。而他皆不然。正立者車立不偏倚耳。特執綬難解。古登車下車從無自擘綬之理。惟貳綬散綬繫于車。而垂其末。僕自擘登。若良綬正綬。則臣授君。綬僕授主。綬男授女。綬夫授妻。綬多少儀節。且受綬而升。擘之已耳。安所庸執。故執綬二字前

人多疑之而不能解。古者制綬，自有義。綬者安也。尚書克綬，撫綬毛。詩綬萬邦，福祿綬類。皆訓作安。蓋乘車亦危事，既不當乘安車，則姑制一綬使之把立，以安之。因名曰綬。雖兼供升降之用，而義實在此。所以包咸曰：執綬者所以爲安。徐鍇曰：禮升車必正立。執綬所以安之。此是確解。而世狃朱註而多不察也。其曰禮者，以古禮有之不止。夫子前儒謂鄉黨一書原與曲禮少儀相表裏，正謂此也。車中不廣欵，不妄指亦曲禮文也。

宗器 瑚璉

見朝廟條

蓀

蓀竹器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說文蓀草田器本作菝從草引論語以杖荷蓀爲証諸韻皆然竝無言竹器者

張文楚曰蓀從草不從竹雖六書正譌作芸田器集韻作草田器韻會錫韻註作盛種器然總非竹器或曰舊本包註亦以古文作草器而其後隸文倒之原不會錯然則集註錯耳